

《汕頭話讀本》中的兩類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

張靜芬**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摘 要

1886 年出版的《汕頭話讀本》反映了潮州府城話的音系及語法特點，本文即探討《汕頭話讀本》中兩類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的分布及兩類標記的可能競爭關係。「咩」[me6] 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在文中大量出現，與現代潮州話的情況不一致，釐清「咩」的來源問題，有助於加深對潮州話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發展的認識。故本文詳細考察《汕頭話讀本》中的「咩」與否定助動詞（作為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分布情況，以客觀的數據呈現兩者的頻率消長，探討「咩」和否定助動詞可能出現的兩種競爭場景，指出「咩」有「自源型」和「外來型」兩種可能的來源。本文還比較閩南方言、粵語的中性問句，得出兩個方言在中性問句演變過程中的類型特點。

關鍵詞：《汕頭話讀本》，中性問句，句末標記，「咩」，否定助動詞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張敏老師的細心指導，兩位匿名審查人及學報主編也給予了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感謝各位老師的指正使得本文得以完善，如有任何缺漏，概由本人負責。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生，電子郵件信箱：jfh06@126.com

一、前言

詹伯慧 (1958) 指出潮州話沒有表示疑問的語氣詞，即沒有類似普通話「嗎」這樣的疑問語氣助詞，因此，潮州話表達一般疑問的方式便與普通話不同，不是採取句末語氣詞的方式，而是採用如下兩種方式：（一）在動詞前面加一個「豈」[k^haʔ7]，如例 (1)、(2)；（二）在句末加上否定的語詞（如加「唔」），如例 (3)、(4)。

- (1) 伊豈知你來北京？
‘他知道你來北京嗎？’
- (2) 你豈有時間甲我啖？
‘你有時間跟我談嗎？’
- (3) 你愛去廣州阿唔？
‘你要去廣州嗎？’
- (4) 你有阿兄阿無？
‘你有哥哥嗎？’

說話者對這些疑問句的答案沒有預期，是中性（反復）問句。

古代漢語和現代方言的中性問句主要包括 V(P)-Neg-V(P) 和 VP-Neg 兩種，潮州話採用第二種形式，即採用否定語詞的方式來表達相應中性問句的功能。這裏的否定語詞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單純表否定的助詞「唔」，另一種是否定助動詞，如「有」、「愛」、「要」等助動詞相應的否定形式，說話者根據句中肯定助動詞的類型選擇相應的句末否定助動詞。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潮州話這些否定的語詞前面都有一個連詞「阿」[a1]，¹ 在現代潮州話中一般可以省略。「阿」是選擇問句的連詞，這也可以看出，潮州話這種採用否定語詞來表達一般疑問的形式與選擇問句有密切關係。準確地說，現代潮州話中性問句的形式是 VP-Prt-Neg，其中 Prt 是連詞，其作用並非可有可無，詳見下文。

¹ 該連詞有多種書寫形式，包括「阿、也」等形式，《汕頭話讀本》中記為「或」。

徐宇航 (2013) 指出十九世紀的潮汕地區因地理、經濟、政治等因素，吸引了不少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前來，「為了方便布道，傳教士學習當地方言，與漢學家、海峽殖民地潮籍職員合作留下了眾多記錄方言的字典、詞典、課本、語法書和《聖經》方言譯本」（徐宇航 2013：223）。在眾多潮州話教材中，新加坡華人林雄成 (Lim Hiong Seng) 1886 年編寫的《汕頭話讀本》(*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以下簡稱《讀本》)，就記錄了相當多中性問句的語料。探討該書出現的中性問句的特點及類型，對了解潮州話中性問句的發展頗有價值。

《讀本》表達中性問句的手段與前文介紹的現代潮州話的手段不太一致。第一種加「豈」的方式非常少見，只有三個例子，形式是「豈+V+O+咩？」，如：

- (5) 爾豈別²去府城咩？——別也。我有去四五次。
‘你曾經去過府城嗎？——曾經去過。我去過四五次。’ (59.11)³
- (6) 爾豈別食榴槿咩？
‘你曾經吃過榴槿嗎？’ (98.15)
- (7) 被告個儂豈有認咩？——無，伊坦不是伊郇。
‘被告之人承認嗎？——沒有，他說不是他殺的。’ (165.9)

第二種加否定語詞的方式較為常見，同時還有一個普遍使用的中性問句句末標記⁴「咩」[me6]。⁵「咩」的廣泛使用與現代潮州話中性問句的使用情況很不一致，現代潮州話基本上不用「咩」來表達中性問句，而《讀本》反映出潮州話中「咩」作為中性問句句末標記較為普遍的情形。

至於「咩」在《讀本》的分布範圍如何？與否定助動詞存在什麼競爭關係？「咩」的來源是什麼？這些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施其生 (2009) 雖然討論了《讀本》中性問句的類型，卻未進一步探討「咩」的性質來源及其與否定助動詞的關係，而研究潮州話中性問句的發展則必然繞不開這些問題。進一步探討這三個問題，可以加深對潮州話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發展的認識，也可以豐富漢語方言的歷史語法研究。

² 「別」的讀音是 [pat7]，表示「曾經」的意思。

³ 句後的數字是出現的頁數和行數，如 59.11 代表第 59 頁第 11 行。

⁴ 由於本文還不能對「咩」的性質做出確切的判斷，文中暫以「句末標記」來標示。

⁵ 《讀本》中「咩」的漢字寫為「否」，聲調數字 6 代表陽去調。

故本文的研究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文章的架構安排如下：第二節介紹《讀本》的背景、《讀本》的音系及相關的助動詞讀音；第三節比較《讀本》中位於中性問句句末位置的「咩」和否定助動詞的分布，以客觀數據呈現兩者的頻率消長；第四節提出「咩」的來源有「自源型」和「外來型」兩種可能，並從文獻比較和方言比較的角度進行詳細探討，推論「咩」在《讀本》中大量出現是受粵語影響的結果；第五節進一步比較閩南方言和粵語的中性問句異同，得出閩南方言及粵語在中性問句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特點，突出閩南方言否定助動詞發達這一顯著特點。

二、關於《讀本》及文中助動詞的介紹

《讀本》的前言 (Preface) 對該書的編寫者、編寫背景及體例做了詳細介紹，施其生 (2009) 對其進行了部分的中文翻譯。《讀本》的編著者是林雄成，1886 年於新加坡出版，由古友軒承印，是「專為英人學習潮語，潮人學習英語而發」。⁶ 作者在前言說到：「本書的編者懂英語，母語為汕頭話，而不是學會了中文的歐洲人，因此，書中表達完全可以非常口語化。」作者還指出：「汕頭地區有多種地方方言，雖然在新加坡，也可能在汕頭，說澄海話更普遍，但本書選用的是潮州府方言」。可見，作者這裏所指的「汕頭話」並非簡單地對應於現代汕頭話，而是指包括澄海、潮州等地區在內的方言。這與「汕頭」此一地名的發展歷史密切相關，⁷ 1860 年汕頭作為潮州的新設關口對美國開放，開埠之時，汕頭只是潮州府澄海縣界下的濱海村落，作為開埠通商城市潮州府城進行貿易活動的具體地點，隨著開埠之後的迅速發展，汕頭逐漸形成獨立的港口城市，而「汕頭」這個地名也漸漸取代「潮州口岸」的統稱而被單獨使用。

《讀本》共有 33 課 169 頁，每頁分三欄，左欄為漢字書寫的潮州方言詞，中欄為羅馬字拼音注音（聲調只標本調類，不標調值和變調），右欄為對應的英文說法。施其生 (2009) 認為從該書的注音和用詞來看，該書應當是潮州方言的標準語，具有相當高的語料價值。因《讀本》的漢字書寫大量採用訓讀形式及共同書面語的詞語，故下文將根據書中的羅馬字注音將漢字轉寫為潮州口語詞書寫形式。

⁶ 關於《讀本》「前言」的翻譯部分參考施其生 (2009)。

⁷ 下文關於汕頭開埠的歷史參考中國史學會 (1978: 287)。

(一) 《讀本》的音系

《讀本》所代表的音系有 8 個聲調，18 個聲母，72 個韻母。《讀本》的上平和上入沒有標明調號，主要靠上入的韻尾來區別，表一以元音 a 為例說明《讀本》的標調法，下文的標音只給出聲調的調類，如「咩」[me6]，其中數字 6 表示調類是陽去調，文中標明的聲調是單字調而非連字調。

表一：《讀本》的聲調系統

| 調類 | 調名 | 調號 | 例字 | 調類 | 調名 | 調號 | 例字 |
|----|------------|----|-------|----|------------|----|-------|
| 1 | 上平 (陰平) | a | 知家粗開天 | 2 | 下平 (陽平) | â | 來肥油柴時 |
| 3 | 上聲 (陰上) | á | 海假買走手 | 4 | 下去 (陽上) | ã | 老跪有受耳 |
| 5 | 上去 (陰去) | à | 試架厝做扇 | 6 | 去聲 (陽去) | ā | 易帽害樹路 |
| 7 | 上入 (陰入) | a | 歇色雪接竹 | 8 | 下入 (陽入) | á | 葉白實熱曝 |

《讀本》中有 18 個聲母，其中 j 和 z 在今天的潮州話中的具體音值均是 [dz]，而在讀本中的音值不同。

表二：《讀本》的聲母系統

| | | | |
|--------------------------|---|------------|----------------------|
| p[p]飛搬包牌 | ph[p ^h]批鋪浮帆 | m[m]明物麻問 | b[b]米尾武輩肉 |
| t[t]冬底摘壓藤除 | th[t ^h]天通糖抽殺 | n[n]年軟領乳卵 | l[l]流蕊濃紐內 |
| ch/ts[ts]尖鐘招錢 淡烏／昨資水珠 | chh/tsh[ts ^h]清鮮叉穿 冊／差粗千蔥 | s[s]辭誠燒酸新惜 | j[dʒ]兒嚷字 z[dz]絨耳熱 |
| k[k]扛間枝咬易 | kh[k ^h]輕孔齒季蓋 | h[h]靴魚額遠耳 | g[g]牛玉牙外月 |
| [Ø]暗紅喉鹽勇 | | ng[ŋ]銀元眼伍藕 | |

《讀本》共 72 個韻母，沒有撮口呼，只有開、齊、合三呼，如表三：

表三：《讀本》的韻母系統

| 開口呼 | | | | |
|------------|-------------------------|--------------------------|--------------|--|
| a[a]柴炒剪 | a ⁿ [ã]柑敢媽 | am[am]喊甘藍 | an[an]艱眼板 | ang[an]江夢壯送 |
| | ap[ap]盒十納 | at[at]拔節力 | ak[ak]殼墨六 | ah[aʔ]鴨塔蠟拍 |
| | ai[ai]眉個梨 | ai ⁿ [ãĩ]奈耐 | au[au]哭高孝 | au ⁿ [ãũ]好 <small>唔好,拒絕</small> |
| o[o]蠔桃短 | o ⁿ [õ]毛魔二孬 | ong[on]公通奉 | ok[ok]福國禱 | oh[oʔ]雪落薄擇 |
| | oi[oi]鞋洗買 | oi ⁿ [õĩ]閑肩指還 | | oih[oiʔ]狹節八 |
| | ou[ou]烏姑藕 | ou ⁿ [õũ]虎 | | |
| u[u]魚矩耳煮 | | ut[ut]乞 | un[un]銀斤近 | |
| e[e]債牙父 | e ⁿ [ẽ]靜生更盲 | eng[en]頂鐘筐 | ek[ek]刻黑玉 | eh[eʔ]客伯白 |
| | m[m]姆唔 | ng[n]黃霜女飯 | | |
| 齊齒呼 | | | | |
| i[i]米字記味 | i ⁿ [ĩ]錢鉗院染 | im[im]深金林 | in[in]真親神 | |
| | | ip[ip]級入立翕 | it[it]憶日得筆 | ih[iʔ]鐵接舌蝕 |
| ia[ia]蔗靴蟻 | ia ⁿ [iã]燃件城 | iam[iam]尖甜點 | iang[ian]商將壯 | |
| | | iap[iap]粒業帖 | | iah[iaʔ]食掠歇 |
| ie[ie]腰椒燒 | ie ⁿ [iẽ]香傷娘 | ien[ien]燕仙騙 | iet[iet]設侄 | ieh[ieʔ]約葉惜 |
| iu[iu]柚求梳 | iu ⁿ [iũ]裘幼 | iou[iou]消條烏 | | iong[ion]容勇雄 |
| 合口呼 | | | | |
| u[u]夫有舊 | un[un]分群船 | ut[ut]骨出佛律 | | |
| ua[ua]倚紙沙 | ua ⁿ [ũã]換肝線 | uam[uam]犯 | uan[uan]灣番觀 | uang[uan]風放撞 |
| | uai[uai]快 | uai ⁿ [ũãĩ]椽 | uat[uat]發罰 | uah[uaʔ]熱抹闊 |
| ue[ue]花灰皮 | ue ⁿ [ũẽ]糜妹 | | | ueh[ueʔ]血月物 |
| ui[ui]歸開醫季 | ui ⁿ [ũĩ]危櫃縣 | | | |

(二) 《讀本》助動詞的讀音

《讀本》的助動詞的讀音形式列舉如表四：

表四：《讀本》助動詞總覽

| | | | | | |
|------|--------|----------|---------|----------------------|-----------------------|
| 肯定形式 | 有[u4] | 著[tieʔ8] | 會[oi4] | 好[ho3] | 愛[ãĩ5] |
| 否定形式 | 無[bo2] | 免[miŋ3] | 袂[boi4] | 畀 ⁸ [mõ3] | 嬲 ⁹ [mãĩ5] |

閩南方言中典型的否定助動詞多是單音節或是來自合音的單音節，《讀本》否定助動詞的合音過程可以表示如下：

- (8) 袂[boi4]¹⁰ > 唔[m6] + 會[oi4]
 (9) 嬲[mãĩ5] > 唔[m6] + 愛[ãĩ5]
 (10) 畀 [mõ3] > 唔[m6] + 好[ho3]

合音的規則是：合音音節 = 前字聲母 + 後字韻母 + 後字聲調。

《讀本》還存在「唔畀」[m6 mõ3]的形式，即合音形式「畀」[mõ3]前面還有否定詞「唔」[m6]，共 16 個例子，分為兩組，A 組的例子是表現祈使、命令的語境；B 組的例子中，「畀」作為表示「不好的」的形容詞：

A 組（共 12 個）

- (11) 被唔畀洗豈[k^haʔ7]□[giap8]。
 ‘被子不能洗得太頻繁。’(72.11)
 (12) 頂正，唔畀頂減。
 ‘稱準了，不要稱少了。’(164.16)

B 組（共 4 個）

- (13) 爾個儂會唔畀或袂？
 ‘你人會不會覺得不舒服？’(64.16)
 (14) 趴[puaʔ8]錢是唔畀事。
 ‘賭博是不好的事。’(69.21)

⁸ 《讀本》此讀音的漢字寫為「可」或「好」。

⁹ 《讀本》此讀音的漢字寫為「勿」。

¹⁰ 本文認為「袂」合音後的聲母本來是 [m]，後來 [m] 發生了「去鼻化」音變，演變成 [b]。詳參張靜芬 (2012)。

現代潮州話的「𦘒」前面無需再加「唔」，《讀本》中「唔𦘒」這樣的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呢？徐宇航 (2011) 詳細考察了十九世紀傳教士記錄的潮州方言語料，認為潮州方言「唔字結構」的合音現象始於「唔+零聲母音節」，合音現象通過「唔」字「同化其後音節聲母」和「自身形式消失」兩個步驟完成。我們認為在《讀本》發現的「唔𦘒」形式正是「唔」同化其後字音節 [ho3] 的聲母而自身形式還未消失的表現。具體地說，潮州話「𦘒」的讀音形式經歷了這樣一個合音演變過程：唔[m6]+好[ho3]→唔[m6]+好[mõ3]→𦘒[mõ3]。

假如認為「𦘒」前面加「唔」是為了增強「𦘒」的否定意味，則不能解釋為什麼只有「𦘒」具有這種增強否定意味的手段，而其他否定助動詞「無」、「袂」、「嬲」等就不能再次加上「唔」來加強否定意味。

現代潮州話還有一個處在合音過渡階段的類似現象，即「唔是」，其合音過程如下：𦘒[mĩ4] > 唔[m6]+是[si4]。在現實的語言環境中，「唔是」有兩個讀音：一是演變完成的讀音，即 [mĩ4]；二是處在合音過渡階段的讀音，即 [m6 mĩ4]，如：

(15) 爾是學生是唔是？——唔𦘒[m6 mĩ4]。

‘你是不是學生？——不是。’

(16) 爾嬲去或𦘒[mĩ4]？

‘你是不是不想去？’

也就是說，現代潮州話「唔是」[m6 mĩ4] 的讀音形式與《讀本》中「唔𦘒」[m6 mõ3] 的讀音形式具有一致性，均可看做是「唔」字短語合音的過渡形式。

三、《讀本》的中性問句

本節主要探討《讀本》的中性問句與選擇問句的關係，並比較兩類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即「咩」和否定助動詞的分布，統計兩類句末標記在書中的出現頻率，呈現兩者可能的競爭關係。

(一) 《讀本》中性問句與選擇問句的關係

《讀本》中性問句的語法形式是 VP-Prt-Neg，其中 Prt 是連接成分「或」

[a1]，同時，《讀本》選擇問句的連詞是「或」和「或是」，顯示《讀本》的中性問句與選擇問句的關係非常密切。本小節進一步討論《讀本》中性問句與選擇問句的關係。

從形式上看，《讀本》的中性問句有兩類句末標記：一是「咩」，如例 (17)-(20)；二是否定助動詞，如例 (21)-(23)。

- (17) 伊會死咩？——我想伊會。
‘他會死嗎？——我想他會。’ (17.9)
- (18) 爾有去咩？——無。
‘你有去嗎？——沒有。’ (6.3)
- (19) 我好去咩？——爾好去。
‘我可以去嗎？——你可以去。’ (46.14)
- (20) 愛請先生咩？
‘要請醫生嗎？’ (161.14)
- (21) 伊會死或袂？——伊袂死。
‘他會死嗎？——他不會死。’ (45.6)
- (22) 門有關或無？——有。關了我鎖定。
‘門有關嗎？——有。關了，我鎖好了。’ (56.13)
- (23) 伊有來或未？——伊未來。
‘他來了沒有？——他還沒來。’ (44.10)

首先，從功能上看，兩類標記均是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說話者對問題的答案沒有預期，如例 (17) 和 (21)，兩個具有不同標記的問句在疑問的程度和內容上沒有區別，區別只是疑問標記的不同，而答句也只是肯定與否定的不同。在現代潮州話中，第一類使用「咩」做為句末標記的中性問句已不復存在。

其次，第二類作為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否定助動詞前均有一個連詞「或」，是選擇問句除了「或是」之外的另一個連詞，因此，這些例句可以作為中性問句由選擇問句發展而來的表現。張敏 (2006) 指出中性問句有兩種來源，其中之一便是選擇問句形式的縮略，《讀本》的中性問句的連接成分「或」還不能省略，可作為中性問句源於選擇問句的證據之一。

《讀本》選擇問句的標記是「或是」[a1 si4]（例 (24)-(26)）和「或」[a1]（例 (27)-(34)）：

- (24) 流□[ti4]或是洩[k^ho3]？——流洩。
‘潮是漲還是退？——潮退。’ (30.16)
- (25) 此個月大或是小？——唔知。
‘這個月是大還是小（是31天還是30天）？——不知道。’ (52.9)
- (26) 是乜紙，白竹紙或是西國紙？
‘是哪種紙？中國紙或西方紙？’ (69.2)
- (27) 是者或唔是？——就是。
‘是這個嗎？——就是。’ (17.2)
- (28) 是分伊殺或唔是？
‘是被他殺的還是不是（他殺的）？’ (47.12)
- (29) 是或唔是？¹¹
‘是不是？’ (52.4)
- (30) 爾是天主教或唔是？——阮是耶穌教。
‘你是不是天主教的？——我是耶穌教的。’ (169.1)
- (31) 爾是傳道理個儂或唔是？——是。
‘你是不是傳教的人？——是。’ (169.4)
- (32) 爾知或唔知？——我唔知。
‘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33.14)
- (33) 爾曉彈琴或唔曉？——我曉。
‘你會不會彈琴？——我會。’ (67.20)
- (34) 足[la6]或唔足？——我想足也。
‘夠不夠？——我想夠了。’ (90.1)

《讀本》的中性問句沒有省略連詞「或」的例子，表明中性問句與選擇問句的關係還十分密切。同樣，否定副詞「未」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也沒有考察到省略「或」的例子，如下：

¹¹ 「是」字句基本上只採用選擇問句的形式來表達「是非問句」的功能。

a. 助動詞「有」+「未」(6個)

(35) 伊有來或未?——伊未來。

‘他來了沒?——他還沒來。’(44.10)

(36) 因有去或未?——因未去。

‘他們去了沒?——他們還沒去。’(44.12)

(37) 我個臥房爾有掃或未?——有。

‘我的臥房你掃了沒?——有。’(57.1)

(38) 火爐有起火或未?——未。

‘火爐生火了沒?——還沒有。’(68.9)

(39) 茶花有開花或未?——未。

‘茶花開花了沒?——還沒有。’(83.4)

(40) 火船有吹陂或未?——吹三下了。

‘輪船響了汽笛沒?——吹了三下了。’(160.17)

b. 其他動詞+「未」(4個)

(41) 伊轉來或未?——未。

‘他回來了沒?——還沒有。’(19.8)

(42) 日出或未?——未。

‘太陽出來了沒?——還沒有。’(29.11)

(43) 食床披床布或未?——披好咯。

‘飯桌上的餐布鋪好了沒?——鋪好了。’(75.16)

(44) 老爹坐堂或未?——坐好久了。

‘老爹坐堂了沒?——坐好久了。’(165.1)

否定副詞「未」與否定助動詞的情況一致，不過「未」是副詞，與其搭配的助動詞只有「有」，未見其他助動詞，表示動作還未完成，該類中性問句也源於選擇問句的縮略形式，故其連詞「或」還保留著。

(二)《讀本》中兩類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分布及其競爭關係

「咩」在 1886 年出版的《讀本》中大量出現，卻不見於現代潮州話。《讀本》中的「咩」在分布上有何特點?「咩」的消亡過程如何?與同樣作為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否定助動詞有何競爭關係?這是本小節所要回答的問題。本小節首先考

察「咩」和否定助動詞作為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分布情況，其次探討「咩」的消亡過程及其與否定助動詞存在的可能競爭關係。

1. 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為「咩」

「咩」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一般出現在「主語+（助動詞）+動詞+咩」這樣的語法格式中。

a. 助動詞「有」+「咩」（5個）

(45) 爾有去咩？——無。

‘你有去嗎？——沒有。’(6.3)

(46) 爾有記得我咩？

‘你記得我嗎？’(19.1)

(47) 爾有找[ts^hue6]咩？——有，我找無。

‘你有找嗎？——有，我找不到。’(19.11)

(48) 爾個房個門有鎖咩？

‘你的房間的門有鎖嗎？’(56.17)

(49) 被告個儂有認咩？——無。伊坦唔是伊郇。

‘被告的人有承認嗎？——沒有，他說不是他殺的。’(165.9)

b. 助動詞「會」+「咩」（6個）

(50) 爾掠伊會著咩？——我袂走，掠伊袂著。

‘你抓得到他嗎？——我不會跑，抓不到他。’(15.13)

(51) 爾聽我會見咩？——我聽唔見。

‘你聽得到我（說話）嗎？——我聽不到。’(16.15)

(52) 伊會傷著咩？——袂。

‘他會傷到嗎？——不會。’(17.7)

(53) 伊會死咩？——我想伊會。

‘他會死嗎？——我想他會。’(17.9)

(54) 爾會走贏伊咩？——袂。

‘你能跑贏他嗎？——不能。’(49.5)

(55) 爾會佗咩？

‘你會游泳嗎？’(161.4)

c. 助動詞「愛」+「咩」(3個)

(56) 伊愛認咩?

‘他要認嗎?’(14.11)

(57) 爾愛食零些藥咩?——愛亞。

‘你要吃些藥嗎?——要啊。’(64.20)

(58) 愛請先生咩?

‘要請醫生嗎?’(161.14)

d. 助動詞「好」+「咩」(2個)

(59) 我好去咩?——爾好去。

‘我可以去嗎?——你可以去。’(46.14)

(60) 我好咁咩?

‘我可以說嗎?’(46.16)

e. 複合助動詞「有愛」+「咩」(1個)

(61) 爾有愛聽零些[lo3]咩?——我有閑。我來去禮拜堂聽。

‘你要聽一些嗎?——我有空,我去禮拜堂聽。’(169.6)

f. 非助動詞+「咩」(11個)

(62) 這賤個是咩?

‘那個是嗎?’(5.7)

(63) 爾知咩?——我唔知。

‘你知道嗎?——我不知道。’(14.18)

(64) 師父個內在底塊爾知咩?——知亞。

‘師傅的家在哪裏你知道嗎?——知道啊。’(55.12)

(65) 爾曉算咩?——我唔曉。

‘你懂得算嗎?——我不懂。’(16.5)

(66) 爾曉讀咩?——唔曉。

‘你會讀嗎?——不會。’(18.16)

(67) 爾曉撞子咩?——曉也。

‘你會打桌球嗎?——會啊。’(69.15)

(68) 伊敢去咩?——伊唔敢。

‘他敢去嗎?——他不敢。’(16.8)

(69) 爾昔別來此處咩?——我昔唔別來此處。

‘你曾來過這裏嗎?——我從前沒來過這裏。’(44.4)

- (70) 爾豈別去府城咩？——別也。
 ‘你曾去過府城嗎？——去過。’ (59.11)
- (71) 爾豈別食榴槿咩？
 ‘你吃過榴槿嗎？’ (98.15)
- (72) 爾上食果子咩？
 ‘你喜歡吃水果嗎？’ (98.18)

2. 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為否定助動詞

否定助動詞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一般出現在「主語+肯定助動詞+動詞+否定助動詞」這樣的語法格式中。

a. 助動詞「有」+「無」（10個）

- (73) 者買有或無？——買無。
 ‘這個買得到嗎？——買不到。’ (15.7)
- (74) 伊昨日有來或無？
 ‘他昨天有來嗎？’ (43.7)
- (75) 昨夜月蝕爾有看或無？——不嘗。我在睡。
 ‘昨晚的月蝕你有看嗎？——沒有。我在睡。’ (52.15)
- (76) 門有關或無？——有。
 ‘門有關嗎？——有。’ (56.13)
- (77) 有洗或無？——無。
 ‘有洗嗎？——沒有。’ (57.5)
- (78) 爾個箱有鎖定或無？——無鎖。
 ‘你的箱子有鎖好嗎？——沒有鎖。’ (73.1)
- (79) 爾個面有抹粉或無？——無。
 ‘你的臉有抹粉嗎？——沒有。’ (73.16)
- (80) 咱□[ma5]起要出門，食有夠或無？
 ‘咱們明天要出門，食物夠不夠？’ (88.19)
- (81) 甲荷蘭西行呢，有交關或無？
 ‘和法蘭西公司呢？有交易嗎？’ (163.22)
- (82) 爾禮拜日有去禮拜或無？——有，我每個禮拜去。
 ‘你禮拜天有去禮拜嗎？——有，我每個禮拜都去。’ (168.23)

b. 助動詞「會」+「袂」(8個)

- (83) 伊會死或袂?——伊袂死。
‘他會不會死?——他不會死。’(45.6)
- (84) 爾今夜會得來或袂?——我唔閑,我今夜袂得去。
‘你今晚能過來嗎?——我沒空,我今晚不能過去。’(46.1)
- (85) 潮州府會贏過汕頭或袂?
‘潮州府好過汕頭嗎?’(48.21)
- (86) 爾個儂會唔孬或袂?——會。我個儂熱。
‘你身體會不會不舒服?——會,我身體發熱。’(64.16)
- (87) 爾個儂會少差或袂?——會。少差些困。
‘你人有沒有好點?——有,好一些了。’(65.6)
- (88) 儂會食或袂?——會零些。
‘你可以吃(東西)了嗎?——可以吃一些了。’(65.9)
- (89) 五元會貴或袂?
‘五塊錢貴不貴?’(93.7)
- (90) 會癢或袂?——若是會癢唔孬爬。
‘會不會癢?——假如會癢不能撓。’(162.13)

「有」、「愛」等詞在閩南方言中不僅可以作為助動詞,也可以作為主要動詞。

a. 動詞「有」+「咩」(3個)

- (91) 海有湧咩?——有,湧袂大。
‘海有浪嗎?——有,浪不大。’(30.18)
- (92) 有上大個咩?——這個就是上大個。
‘有最大個的嗎?——這個就是最大個的。’(49.12)
- (93) 今年有閏月咩?——有,閏五。
‘今年有閏月嗎?——有,閏五。’(52.13)

b. 動詞「有」+「無」(9個)

- (94) 爾有或無?——我無。
‘你有沒有?——我沒有。’(6.1)
- (95) 明早有人來或無?
‘明天早上有沒有人來?’(33.13)

- (96) 廳有人客或無？
‘客廳裏有沒有客人？’(56.20)
- (97) 洗浴房有水或無？——無。我來去擔。
‘浴室裏有沒有水？——沒有，我去擔水。’(57.8)
- (98) 恁個鄉里有塔或無？——阮個鄉里無。
‘你們鄉里有沒有塔？——我們鄉里沒有。’(59.19)
- (99) 汕頭埠有市或無？——各個埠頭都有市。
‘汕頭埠有沒有市？——各個埠頭都有市。’(59.22)
- (100) 水罐有水或無？——水了咯。我來去攜。
‘水罐裏有沒有水？——沒水了，我去提。’(73.8)
- (101) 有燒水或無？——無。我來去燃。
‘有沒有熱水？——沒有。我去燒。’(73.13)
- (102) 荷蘭薯還了有或無？——有加零些。
‘馬鈴薯還有沒有？——還有一些。’(89.20)
- c. 動詞「愛」+「咩」(1個)
- (103) 信皮愛咩？——愛也。攜張來。
‘信封要嗎？——要，拿一張來。’(69.7)

《讀本》的兩類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使用頻率統計如下：

表五：《讀本》中兩類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頻率統計

| 語法性質 | 形式 | 句末標記：否定助動詞 | 句末標記：咩 |
|------|------|------------|--------|
| 助動詞 | 有 | 無：10 | 5 |
| | 會 | 袂：8 | 6 |
| | 好 | | 2 |
| | 愛 | | 3 |
| | 有愛 | | 1 |
| 動詞 | 有 | 無：9 | 3 |
| | 愛 | | 1 |
| 其他 | 別、曉等 | | 11 |
| 總數 | | 27 | 32 |

從表五可以看出，否定助動詞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僅出現在「有」、「會」等兩類高頻詞中。

3. 兩類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關係

張敏 (1990) 調查北京話的使用者並考察北京話的早期及當代文獻，發現 V-Neg-V(P) 取代 VP-Neg-V 最早出現在高頻詞「是」、「有」等詞中，同時，高頻詞也是舊形式 VP-Neg-V 的最後倖存者。高頻詞既是語法演變的領先者，也是語法演變的滯後者。Yue-Hashimoto (1993) 進一步指出競爭性演變 (competing change) 有兩個觀察維度，一是新的語法形式開拓自己領域的路徑，二是舊的語法形式抵制新形式並最終退出語言系統的歷程（舊形式可以最先在高頻詞中消失，也可以最晚從高頻詞中消失）。從這樣的觀察視角出發，北京話的例子呈現的是新語法形式最先出現於高頻詞，舊語法形式最晚從高頻詞中消失的場景，於是高頻詞「是」、「有」同時出現在具有新形式和舊形式的例子中。

「咩」和否定助動詞都見於「有」、「會」等高頻助動詞，從競爭性演變的兩個維度觀察出發，關於「咩」和否定助動詞的競爭關係就有兩種可能的場景。

其一，「咩」是舊形式，表五反映否定助動詞取代「咩」的過程。「咩」原先可以用於各類中性問句之中，包括助動詞「有」、「會」、「好」、「愛」等，也包括動詞「有」、「愛」及其他動詞。否定助動詞「無」、「袂」最先開始替換「咩」的進程。其中，「無」替換「咩」的速度最快，當「有」作肯定助動詞時，62.5% (=10/(10+5+1)) 的情況在句末使用「無」；當「有」作肯定動詞時，75% (=9/(9+3)) 的情況在句末使用「無」。而「袂」替換「咩」的速度則相對較慢，當「會」作肯定助動詞時，有 57% (=8/(8+6)) 的情況使用「袂」。

其二，「咩」是新形式，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進入方言的語法系統，與否定助動詞發生競爭。舊形式除了高頻詞「無」、「袂」頑強抵抗「咩」的替換之外，其他否定助動詞在中性問句中均已被「咩」替換。

將「咩」在現代潮州話中已完全不用的事實考慮進來，在第一種場景中，「咩」被否定助動詞替換的進程開始於高頻助動詞「有」、「會」和動詞「有」的語境，現代潮州話中各類否定助動詞頻繁使用，「咩」在潮州話已然消亡；在第二種場景中，「咩」作為新引入的中性問句句末標記，替換否定助動詞出現在各類中性問句之中，只有高頻否定助動詞「無」、「袂」頑強抵抗這種替換，現代潮州話所呈現的情況，便是否定助動詞最終扭轉局勢使「咩」消亡的情況。

歷史上真實發生的場景是哪一種呢？若「咩」是方言自身演變的產物，那麼「咩」有可能先於否定助動詞出現在中性問句的句末位置上，後來被否定助動詞替代；若「咩」是借自其他方言的外來成分，則「咩」有可能在進入到方言中的一部分中性問句之後，迫於否定助動詞的抵抗而退出中性問句。至於採取哪種解釋，便是基於下節對「咩」的來源所進行的鑒定結果。

四、《讀本》的「咩」的來源

關於《讀本》的「咩」的來源，至今沒有相關的文獻加以討論。施其生 (2009) 認為《讀本》的「咩」是非典型的「是非問語氣詞」，結構功能上類似一個「通用否定詞」，不過文中未說明「咩」的來源，以及為何在現代潮州話及其他閩南方言中沒有類似「咩」這樣的「通用否定詞」的存在。

本文認為「咩」有兩種可能的來源：一是自源型；二是外來型。下文將分別探討這兩種來源的可能性。

(一)自源型

若認為「咩」是一個通用的否定助動詞，則與閩南方言的肯定詞有相對應的否定詞，且中性問句「把肯定詞與否定詞放在謂詞性成份之前，一前一後表示選擇造成疑問」（李如龍 2007：161）的格局不相符合。若認為「咩」是一個通用的是非問語氣詞，即認為「咩」與普通話「嗎」的發展路徑相似，經由語言內部的中性問句 VP-Neg 中的 Neg 語法化而來。

根據學者的研究（吳福祥 1997，劉子瑜 1998，楊永龍 2003），普通話的「嗎」是由反復句形式 VP-Neg 的 Neg 發展而來的，即反復問句的句末否定詞虛化為表疑問語氣的語氣詞，到唐五代時期反復問句中的 Neg 的虛化已成為普遍現象。普通話的「嗎」在語法化的發展鏈條上所處的位置很高，前面的 VP 成分可以由否定形式充當。

根據彭小川 (2010: 172-174) 的研究，粵語「嘛」的功能較為專一，使用範圍相對較窄。其中一個差異就是普通話「嗎」前面的 VP 可以是否定形式，而粵語「嘛」前面的 VP 不能是否定形式，如：

(104) 啊？你不知道嗎？（普通話）

(105) *啊？你唔知嘛？（粵語）

「嗎」前面的成分可以是否定形式，說明普通話的「嗎」是一個不含否定成分的語氣詞；而粵語「嘛」前面的 VP 還不能是否定形式，其本身還含有否定的意味，語法化程度不如普通話的「嗎」高。也有學者認為粵語的「嘛」是「唔阿」的合音形式，否定詞「唔」正是「嘛」具有否定意味的來源。可見，普通話的「嗎」和粵語的「嘛」在語法化等級上的地位並不一樣。

從普通話「嗎」及粵語「嘛」的發展歷程看，認為《讀本》的「咩」是由中性問句 VP-Neg 中的 Neg 虛化而來，似乎很合理，但是首先需要回答下面這個關鍵問題，即閩南方言是否存在 Neg 虛化的語法環境？

張敏 (2006) 指出古今漢語裏 VP-Neg 的 Neg 都有進一步語法化為一個不含否定意義的語氣詞的情況（如官話的「嗎」），但未見有 VP-Prt-Neg 格式裏的 Neg 完成這一語法化的。文章進一步點明中性問句中含有 Prt 的真正含義——Prt 的存在表明該格式的語法化程度較低。強調中性問句是否含有 Prt 具有重要的區別作用，Prt 的存在會阻礙 Neg 的語法化進程。根據劉勳寧 (1998) 的統計，《祖堂集》中 VP-Prt-Neg（動也無、動也未）的用例數目遠遠超過不含連接成分的 VP-Neg（動無、動未），用例比例分別為 276：4 和 10：1，可見，含有一定南方方言色彩的《祖堂集》裏中性問句主要以 VP-Prt-Neg 為主。Yue-Hashimoto (1991) 考察了明清時代的四種閩南戲文（《荔枝記》、《蘇六娘》、《金花女》和《同窗琴書記》）的中性問句，只有《同窗琴書記》沒有發現連接成分 Prt，其他三部戲文均普遍存在 Prt。

普通話和粵語在早期文獻中均可考察到發生這種語法化的句法環境，即 VP-Neg。《讀本》卻還沒有出現這樣的語法環境，其中性問句的格式是 VP-Prt-Neg，恰恰是含有連接成分 Prt 的語法環境，即使在現代閩南方言中，連接成分也是可省可不省，該句式的語法化程度仍然不高，中性問句正反兩個成分的句法關係還比較鬆散。

因此，從語法化演變的角度看，潮州話內部不太可能發展出這種全能的疑問助詞，即沒有相應的語法環境 (VP-Neg)。另外，從現代方言句末否定助動詞的發展來看，各方言至今也沒有發展出一個通用的否定助動詞，劉秀雪 (2013) 探討了臺灣泉州腔閩南方言中性問句句末否定詞的個別合流現象，「卜毋」轉變為「卜

無」，認為「無」有語義泛化的趨勢，不一定要與「有」搭配，不過這種現象也僅在個別方言中出現。故這個可能的來源可以暫時排除。

(二)外來型

粵東的閩南方言長期與廣東境內的粵語、客家話接觸，存在一些不同於福建閩南方言的特點，如以下兩個例子。

第一，在給予動詞的使用上，潮汕片方言基本使用「乞、分」，而福建本土的閩南方言則使用「互、乞」等，根據張敏 (2011) 的研究，潮汕片方言使用的「分」便是來自客家話。

第二，筆者調查發現現代汕頭話中存在使用「咩」來表達疑問的功能，不過說話者一般對答案有所預期，不是中性問句，並且根據聲調不同有不同的語義，如：

(106) 爾有去咩[me22]？

‘你有去吧？’（說話人希望得到聽話者的肯定回答。）

(107) 爾有去咩[me55]？

‘你有去嗎？’（說話人有反問的意味，希望聽話者予以否定的回答）

根據彭小川 (2010: 174-175) 的研究，粵語的「咩」也只限用於是非問句中，其表示的疑問句一般也不是中性的，一是用於表示詫異或疑惑，如例 (108)；二是用於反詰，如例 (109)：

(108) 你冇同佢一齊去咩？

‘你沒有和他一起去嗎？’

(109) 我唔係同你講過咩？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可見，現代汕頭話「咩」的用法與粵語語氣助詞「咩」的用法高度一致，故本文推測現代汕頭話的「咩」應該是粵語影響的產物，並非閩南方言固有。

下文將從文獻比較和方言比較的角度出發，證明《讀本》「咩」的普遍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當時粵語對廣東境內的潮州話的影響。

明清時代的四種戲文（《荔枝記》、《蘇六娘》、《金花女》和《同窗琴書

記》)並未發現使用「咩」的情況，相反地，使用否定助動詞的情況更為普遍。而1841年W. Dean在曼谷編寫的*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中卻也存在「麼」[me]，¹²用於中性問句的用法，如：

- (110) 爾識字麼？
‘你識字嗎？’(6.19)
- (111) 爾亞父知麼？
‘你父親知道嗎？’(8.4)
- (112) 爾亞爹有好麼？
‘你父親身體好了嘛？’(10.13)
- (113) 此筆是爾個麼？
‘這支筆是你的嗎？’(10.14)

該書在曼谷出版，當時潮州話的特點也反映其中。「咩」[me]只出現在出版於東南亞地區的《讀本》和*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¹³不見於其他早期文獻。

在現代漳泉片方言中，根據李如龍(2007)的研究，也並未提到使用「咩」的情況。因此，從文獻記錄及與福建閩南方言的比較結果看來，將「咩」視為粵語影響的產物比較合理。《讀本》時代，潮州話在粵語的影響下引入「咩」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與潮州方言內部的否定助動詞產生競爭，最終，否定助動詞戰勝「咩」，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一直沿用至今。

不過，這個假設也有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粵語的「咩」不能用於中性問句。彭小川(2010)認為「咩」在粵語中的作用：一是用於表示詫異或疑惑，二是用於表示反詰。「咩」在《讀本》中的用法與「咩」在粵語中的用法完全相反，基本只出現在中性問句中。假如認為《讀本》的「咩」來自於粵語，那麼「咩」在《讀本》的用法與它在粵語中用法的倒置該如何解釋呢？

其實，在語言接觸中發生這種功能錯配的現象也很常見，張敏(2011: 139-140)曾指出連城客家話中既有親緣方言贛南客家話的「拿」，也有地緣方言福建北部閩語的「乞」，但二者的語法屬性卻顛倒過來：在閩語裏只能帶與事賓語的「乞」用

¹² 該書並未標明聲調，雖然書寫形式不是「咩」，但是從讀音形式上看，應該是與《讀本》「咩」相對應的形式。

¹³ 「咩」在這些文獻中的出現，也可能是作者當時在新加坡或曼谷受粵語等方言的影響而出現的語言特點。

在連城話裏變成了只能帶受事賓語，在贛南客家話裏只能帶受事賓語的「拿」在連城話裏則可以帶與事賓語，文章進一步指出這是語法變化裏不多見的一種「對調 (flip-flop) 演變」。如果《讀本》的「咩」來自粵語的「咩」，便可以認為粵語的「咩」在借入潮州話後也發生了這種功能上的「對調演變」。

綜上所述，本文傾向於認為「咩」的來源是「外來型」。正如上文指出的，早期的其他閩語文獻材料及現代福建境內的閩南方言中並未發現「咩」的存在。只有在廣東境內受到粵語普遍影響的潮汕方言的早期文獻中，發現「咩」這一形式。同時，從接觸的角度看，早期《讀本》反映的潮州話的「咩」與「咩」在粵語中的功能完全顛倒。而上文指出的現代汕頭話借入的「咩」則與其在粵語中的功能完全一致，這也可以看出，同是借自粵語，《讀本》中的「咩」和現代汕頭話中的「咩」的功能也不一樣。

不過，即使語言接觸中的錯配現象很有可能發生，本文仍沒有十足信心認為「咩」就是源於粵語的成分，因為這畢竟只是一個假設，沒有相關的文獻證據能證明這種接觸在歷史上的真實性。

總之，《讀本》中「咩」的來源仍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謎，「咩」的來源有兩種可能性，本文傾向於認為「咩」源自於粵語。在「咩」與否定助動詞競爭的場景中，本文傾向於認為第二種場景發生的可能性更大，即「咩」作為外來成分進入方言系統，與否定助動詞發生競爭，高頻否定助動詞「無」、「袂」頑強抵抗「咩」的入侵。在現代潮州話中，否定助動詞仍是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而「咩」已不復存在。

五、閩南方言與粵語的中性問句的比較

十九世紀出版的《讀本》的中性問句句末標記是「咩」和否定助動詞，而在現代潮州話中只存在否定助動詞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包括「無」、「袂」、「免」、「孛」、「媛」等。無論是《讀本》還是現代潮州話，中性問句的主導形式仍是 VP-(Prt)-Neg。這一主導形式的保留也體現了閩南方言否定助動詞發達的特點，這一特點可以通過比較閩南方言和粵語的中性問句的異同而得到。選擇粵語進行比較的原因，是粵語也有一批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版的傳教士文獻，可以進一步比較兩個方言的中性問句在不同時間階段的面貌及其發展軌跡。

下文將分別呈現閩南方言、粵語的中性問句在十九世紀出版的文獻中所體現出的特點以及在現代語言中的特點，得出兩個方言的中性問句在各自的發展中的異同。

(一) 閩南方言中性問句的特點

排除以「咩」結尾的中性問句，1886 年的《讀本》反映出潮州話的中性問句有兩種類型：一是 VP-Prt-Neg（例 (114)-(115)），二是 VP-Prt-Neg-V（例 (116)-(117)）：

- (114) 門有關或無？——有。
‘門關了沒？——有。’ (56.13)
- (115) 日出或未？——未。
‘太陽出來了沒？——還沒有。’ (29.11)
- (116) 爾曉彈琴或唔曉？——我曉。
‘你曉得彈琴嗎？——我曉得。’ (67.20)
- (117) 爾是天主教或唔是？——阮是耶穌教。
‘你是不是天主教的？——我是耶穌教的。’ (169.1)

《讀本》中這兩種類型的出現頻率統計如表六：

表六：《讀本》的中性問句的類型統計

| 中性問句的類型 | 分布 |
|--------------|---|
| VP-Prt-Neg | 共 37 個： 有 VP 或無 (10) 有 NP 或無 (9) 會 VP 或袂 (8) 有 VP 或未 (6) VP 或未 (4) |
| VP-Prt-Neg-V | 共 8 個 |

《讀本》中性問句的主導類型是利用肯定詞和否定詞的對舉來形成中性問句（27 個），另外 10 個中性問句的句末採用否定副詞「未」，而在 VP-Prt-Neg-V 格式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是」（5 個），其他三個「知」、「曉」、「足[la6]」

分別只有一個例子。Yue-Hashimoto (1991) 通過考察閩南方言的四本早期戲文得出同樣的結論，即 VP-(Prt)-Neg 是閩南方言中性問句的核心形式。

利用肯定詞和否定詞的對舉形成中性問句，在今天的其他閩南方言中依然如此。李如龍 (2007: 161-163) 指出：閩南方言各個單用的否定詞除「未」和「唔」之外，基本上都有相對應的肯定詞，反復問句就是把肯定詞與否定詞放在謂詞性成分之前，一前一後表示選擇造成疑問的。文中的例句摘取如下：

- (118) 有比汝卡水無？
‘有沒有比你漂亮的？’
- (119) 洗會清氣袂？
‘洗得乾淨嗎？’
- (120) 著曝甲焦或免？
‘用不用曬到乾？’
- (121) 曝焦或¹⁴ 未？
‘曬乾了沒？’
- (122) 卜叫伊來唔？
‘要叫他來嗎？’

作者指出句中的肯定助動詞「有」最常省略，「卜」其次，「會」、「著」則一般不省略。

李子玲、柯彼德 (1996) 報導的新加坡潮州話中已沒有「VP-唔-V」的形式，而是採用「V-唔-VP」的形式，他們因此認為 V-Neg-VO 是南方方言的固有形式。這種分析顯然並不妥當，新加坡潮州話如今採用的中性問句類型不能排除是受到普通話和粵語等語言影響的結果，不能因此認為 V-Neg-VO 就是南方方言的固有形式。

《讀本》中性問句的主導格式是 VP-Prt-Neg，在現代閩南方言中也是如此，只是其中的連接成分 Prt 可省也可不省。

(二) 粵語中性問句的特點

考察粵語十九世紀末的文獻，粵語的中性問句主要由以下兩種類型構成：一是

¹⁴ 文中「或」寫為「也」，指出「也」不論何種句式都常常省略。

VP-Neg，如例 (123) 和 (124)，另一是 VP-Neg-V，如例 (125)：¹⁵

(123) 嗰個人你中意佢唔呢？

‘那個人你喜歡他嗎？’（1877《散語四十章》）

(124) 你有點燈冇？

‘你有點燈沒有？’（1877《散語四十章》）

(125) 佢係外國人唔係呢？

‘他是外國人嗎？’（1906《教話指南》）

粵語句末的否定詞一般是「唔」、「未」、「冇」，由於粵語的助動詞不如閩南方言發達，進入 VP-Neg 格式的否定助動詞只有「冇」。

表七的統計取自 Yue-Hashimoto (1993)，句末否定詞為「冇」的句式也統計到 VP-Neg 的句式中，同時「嗎」、「麼」將被分析為疑問語氣助詞，不放入 VP-Neg 的類型中。

從表七可知，十九世紀末的粵語中性問句使用句末否定詞的頻率較高，如 1877 年的《散語四十章》有 74.6% (=29/(29+3+7)) 使用句末加否定詞的方式，到 1938 年的 *First Year Cantonese*，這個頻率逐漸降低，只有 40.1% (=41/(41+11+32+13+4))，同時出現較為可觀的 V-neg-V(P) 格式。

根據 Yue-Hashimoto (1993) 的研究，V-Neg-V(P) 格式替換 VP-Neg 格式最早發生在高頻詞，如「是」、「有」、「好」等語法環境中。伍巍、陳衛強 (2008) 發現一百多年來廣州話反復問句除了「V 唔 V」未變外，其他句式均發生了類型轉變，特別是早期的「VP 唔」在他們的觀察調查中沒有記錄到，而「VP 唔 V」和「有 VP(NP) 冇」雖有記錄到，但使用頻率很低，現代粵語主要使用「V 唔 VP」和「有冇 VP(NP)」。

可見，從早期十九世紀的粵語文獻到現代粵語，出現在中性問句句末位置的否定詞類型越來越少，只有「VP-未」較為常用，且越來越傾向於使用 V-Neg-V(P) 的格式。

¹⁵ 該部分粵語例句援引自 Yue-Hashimoto (1993)。

表七：粵語早期文獻的中性問句的類型統計¹⁶

| 個數 類型 | Anonymous (1877) | Ball (1894) | Wisner (1906) | Ball (1883/1907/1924) | Jones & Woo (1912) | O'Melia (1938) |
|-----------|---|------------------------------|---|--|---|---|
| VP-Neg | 29 個： 有 VP 冇(4) 有 NP 冇(5) 有冇(2) VP 唔(13) VP 未(5) | 5 個： 有 NP 冇(2) VP 唔(3) | 32 個： 有 VP 冇(8) 有 NP 冇(2) VP 唔(22) | 49 個： 有 VP 冇(10) 有 NP 冇(24) 有冇(2) VP 唔(8) VP 未(5) | 10 個： 有 VP 冇(1) 有 NP 冇(1) 有冇(5) VP 未(3) | 41 個： 有 VP 冇(6) 有 NP 冇(8) 有冇(1) VP 唔(7) VP 未(19) |
| VP-Neg-V | VP 唔 V(3) | VP 唔 V(3) | VP 唔 V(18) | VP 唔 V(15) | VP 唔 V(6) | VP 唔 V(11) |
| V-Neg-V | V 唔 V(7) | V 唔 V(2) | V 唔 V(19) | V 唔 V(8) | V 唔 V(6) | V 唔 V(32) |
| V-Neg-VP | 0 | 0 | 0 | 0 | V 唔 V-NP(2) | V 唔 V-NP(13) |
| VP-Neg-VP | 0 | VP 唔 VP(1) | 0 | 0 | 0 | VP 唔 VP(4) |

(三) 閩南方言與粵語中性問句的異同

從十九世紀末的文獻（潮州話 1886 年的《讀本》，粵語 1877 年的《散語四十章》等）來看，當時潮州話中性問句的主導形式是 VP-Prt-Neg，粵語中性問句的主導形式是 VP-Neg。

在後來的演變中，閩南方言用於句末的否定助動詞類型越來越多（「無」、「袂」、「孬」、「嬲」、「免」等），使用越來越頻繁，如施其生 (1990) 所列舉成對的肯定與否定助動詞就有十多個，而且有不少複合助動詞的形式。VP-(Prt)-Neg 仍是今天閩南方言中性問句的主導形式；而粵語常用的單音形式的否定助動詞只有「冇」一個，VP-Neg 格式逐漸被 V-Neg-V(P) 格式替換，只有「VP-未」在今天的粵語還較為常用。「VP-未」可看作完成體中性問句，詢問行為是否發生或者完成，現代閩南方言和現代粵語的完成體中性問句都採用「未」作為句末否定詞。

閩南方言傾向於採用在句末加否定助動詞表達中性問句的現象，也反映出閩南

¹⁶ 表七的材料來源自 Yue-Hashimoto (1993)，考察的文獻如下：Anonymous, *Forty Chapters of Random Prose* (散語四十章) (Hong Kong: St Paul's College, 1877); J. Dyer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1894); O. F. Wisner, *Beginning Cantonese* (教話指南) (Canton: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06); J. Dyer Ball, *Cantonese Made Easy*, 3rd & 4th eds., rev. & enlarged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1883, 1907, 1924); D. Jones & K. T. Woo, *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12); T. A. O' Melia, *First Year Cantonese*, Pt. 1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8).

方言助動詞發達這一特點，而粵語的助動詞則相對不發達。

六、結語

通過考察《讀本》，並且與早期文獻及現代方言進行比較，本文得到以下五點啟發：

(一) 1886 年的《讀本》所反映的潮州話中性問句普遍使用句末標記「咩」，而否定助動詞作為中性問句的句末標記僅出現在「有」、「會」等肯定助動詞或動詞的句式中，這反映了「咩」與否定助動詞存在兩種可能的競爭關係，一是否定助動詞取代「咩」的進程開始於高頻助動詞；二是「咩」作為外來成分進入中性問句的句末位置，而高頻助動詞「無」、「袂」等抵制「咩」的替換，所以仍未被「咩」取代。同時，「咩」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是「自源型」；二是「外來型」。通過文獻比較和方言比較，本文認為「咩」更有可能源自粵語，借入當時的潮州話後在功能上發生了錯配，因此「咩」在潮州話中的功能與在粵語中的功能不一致。同樣，在「咩」與否定助動詞競爭的場景中，本文傾向認為第二種場景發生的可能性更大，即高頻助動詞「無」、「袂」頑強抵抗「咩」的替換，到了現代潮州話，作為中性問句句末標記的否定助動詞仍頻繁使用，而「咩」卻消亡了。

(二) 《讀本》的中性問句句末否定助動詞前還不能省略連詞「或」[a1]，顯示該類中性問句是選擇問句的縮略形式，語法化程度較低。

(三) 從 1886 年的《讀本》到現代潮州話，潮州話的否定助動詞類別逐漸增多，其使用也漸趨頻繁，VP-(Prt)-Neg 仍是現代閩南方言中性問句的主導形式，句中可以省略連詞「或」，也可以在部分語境中省略肯定助動詞。「咩」則在與各類否定助動詞的競爭中，逐漸失去在中性問句中作為句末標記的功能。

(四) 十九世紀末的粵語文獻，反映出當時粵語中性問句的主導形式是 VP-Neg，與閩南方言一致，不過在後期的發展過程中，VP-Neg 開始在高頻詞如「是」、「有」等句中被 V-Neg-V(P) 替代，發展到現代粵語，只有完成體中性問句「VP-未」較為常用。

(五) 閩南方言和粵語在中性問句發展上的不同，體現了兩種語言在類型上的不同特點：閩南方言是助動詞發達的語言，而粵語的助動詞則相對不發達。

(責任校對：王淳容)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Dean, W.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Bangkok: Siam, 1841.

Lim, Hiong Seng.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The Koh Yew Hean Press, 1886.

二、近人論著

中國史學會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3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 * 伍 巍、陳衛強，〈一百年來廣州話反復問句演變過程初探〉，《語言研究》，28.3，武漢：2008，頁13-18。

李子玲、柯彼德，〈新加坡潮州方言中的三種正反問句〉，《語言研究》，31.2，武漢：1996，頁65-73。

李如龍，《閩南方言語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閩南方言的否定詞和否定式〉，頁144-163。

吳福祥，〈從「VP-neg」式反復問句的分化談語氣詞「麼」的產生〉，《中國語文》，1，北京：1997，頁44-54。

- * 施其生，〈汕頭方言的反復問句〉，《中國語文》，3，北京：1990，頁182-185。

- * _____，〈《汕頭話讀本》所見潮州方言中性問句〉，《方言》，2，北京：2009，頁126-133。

徐宇航，〈潮州方言「唔字結構」合音條件及合音演變〉，天津南開大學主辦，「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19屆年會 (IACL-19)」，天津：2011年6月11-13日。

_____，〈十九世紀的潮州方言音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7，香港：2013，頁223-244。

張 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布及其歷時蘊含》，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1990。

_____，〈東亞、東南亞大陸語言的語法化聯盟〉，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主辦，「慶祝李方桂全集出版及中國語言學集刊出版國際學術會」，臺北：2006年5月30-31日。

- * _____，〈漢語方言雙及物結構南北差異的成因：類型學研究引發的新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4.2，香港：2011，頁87-270。

- 張靜芬，〈云澳閩方言鼻化韻初探〉，《語言學論叢》，45，北京：2012，頁 352-373。
- * 彭小川，《廣州話助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 * 楊永龍，〈句尾語氣詞「嗎」的語法化過程〉，《語言科學》，2.1，徐州：2003，頁 29-38。
- * 詹伯慧，〈潮州話的一些語法特點〉，《中國語文》，5，北京：1958，頁 218-220。
- 劉子瑜，〈漢語反復問句的歷史發展〉，收入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頁 566-582。
- * 劉秀雪，〈泉州腔閩南語的中性問句〉，《語言暨語言學》，14.2，臺北：2013，頁 277-314。
- 劉勳寧，《現代漢語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祖堂集》反復問句的一項考察〉，頁 150-162。
- * Yue-Hashimoto, Anne O.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al Grammar: A Case in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2, 1991, pp. 172-201.
- _____. "The Lexical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 1993, pp. 213-254.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iu, Hsiu-hsueh. "Quanzhouqiang Minnanyu de Zhongxing Wenju (Neutral Questions in Quanzhou-Accented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2, 2013, pp. 277-314.
- Peng, Xiaochuan. *Guangzhouhua Zhuci Yanjiu (Research on Particles of Guangzhou Dialect)*.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hi, Qisheng. "Shantou Fangyan de Fanfu Wenju (The Tag-question in Shant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3, 1990, pp. 182-185.
- _____. "Shantouhua Duben Suojian Chaozhou Fangyan Zhongxing Wenju (Neutral Questions in Chaozhou Dialect Found in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Fangyan (Dialect)*, 2, 2009, pp. 126-133.
- Wu, Wei & Weiqiang Chen. "Yibainian lai Guangzhouhua Fanfu Wenju Yanbian Guocheng Chutan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g-question in Cantonese)," *Yuyan Yanji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8.3, 2008, pp. 13-18.
- Yang, Yonglong. "Juwei Yuqici 'ma' de Yufahua Guocheng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andarin Interrogative Particle 'ma')," *Yuyan Kexue (Linguistics Sciences)*, 2.1, 2003, pp. 29-38.
- Yue-Hashimoto, Anne O.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 Grammar: A Case in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2, 1991, pp. 172-201.
- Zhan, Bohui. "Chaozhouhua de Yixie Yufa Tedian (Som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ozh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1958, pp. 218-220.
- Zhang, Min. "Hanyu Fangyan Shuangjiwu Jiegou Nanbei Chayi de Chengyin: Leixingxue Yanjiu Yinfa de Xinwenti (Revisiting the Alignment Typology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2011, pp. 87-270.

Two Types of Neutral Question Markers Found in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Zhang, Jingfen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fzh06@126.com

ABSTRACT

Published in 1886,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汕頭話讀本》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phonology and grammar of the Chaozhou dialect at that time. One of the neutral question markers recorded in this handbook, *mie* 咩, is no longer used in the Chaozhou dialect toda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s of two types of neutral question markers found in the handbook, namely negative auxiliary verbs and *mi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markers. The paper also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neutral questions of the Southern Min and Yue dialects.

Key words: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neutral questions, sentence-final markers, *mie*, negative auxiliary verbs

(收稿日期：2014. 3. 18；修正稿日期：2014. 5. 4；通過刊登日期：2014. 5. 27)

